

半

厂

叢

書

(三)

邊 窺
堂 窳

光緒丁卯冬
徐惟琨書

復堂類集目錄

仁和譚獻仲儀撰

集一 文四卷

集二 詩九卷

集三 詞二卷

集四 日記六卷

集五 金石跋三卷 未刻

集六 文餘三卷 未刻

敘曰年將六十學未通一經七葉爲儒讀未破萬卷皮骨奔走游未陟五嶽一行作吏名未挂朝籍山雞之舞候蟲之鳴尙足以言文哉生有散尙出有良師友哀樂所寄繇於語言叢殘之本何必無隙穴之明發篋寫定畱此過簫

之風而已陸務觀云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
前輩不生吾輩老恐畱遺恨又千年固如吾意中之言也
光緒十一年歲不盡十日獻識

文一

復堂類集一

六義篇

書皋陶謨後

周公居東說

明詩

衢言

周季編略敘

周易通說敘

復堂文錄甲敘

古詩錄敘

唐詩錄敘

金元詩錄敘

明詩錄敘

復堂詞錄敘

篋中詞敘

李西雲先生遺書敘

怡志堂文集初編敘

稼書堂詩敘

學宛堂詩敘

朱櫻船詩敘

鷗堂詩敘

道華堂詩續集敘

蒿菴詞題辭

小輞川圖後敘

鄧析子校文跋

太平廣記跋

送布政使楊公入都敘

六義篇

夫明陰洞陽人聲幽越莫知所起原本自天性情畢宣託
於萬彙神人和協表於笙鍾大呂雲門亦云遐矣周宗太
師分職宗伯迺敎六詩其一曰風曰賦比興疋誦成焉絃
詩三百六篇無辭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不經孔公風疋無
別西河老師高足傳授命筆敘之端本敎化六義次第亦

亡革焉禁邪止姦春秋成法蝨蟲草木通乎易象成厥王
政尙書典要升降品節攷禮古經然而人心幽卒陰氣有
欲化匪在著不疾不除好學深思請陳其略功德隆盛朝
廷清明春大合樂宜首頌聲疋有正變上宣治理下道疾
苦亦堪弁冕鋪陳其事厥制富有賦且先焉聖師萬物援
爲法戒比引大端毛公說詩獨標興體經師家法夫有所
受則亦綜括一而周五昔抱遺經諷誦言語述東西京博
士所業側聞吹豳堂上樂作豳疋豳頌統於一詩豳公之
孫實惟周公王基肇始以詔子姓非風而風且詩埒之又聞
崧高天子大功命將策勳宜告清廟生民推本皇祖發祥雅
亦有頌各還其曹有客紀宋韓奕大韓列國之風亦有推

本故知篇什脈絡可通若賦比興詩以爲緯匪可別白判爲異製惟風也者上以化下下以風上吟詠情性本末條貫如其無風是無詩也四方所形乃名曰正各有正變與風不殊頌雖巨禮不出民間風化初徧乃告成功立風之極匪殊涂軌賦比與興陳事託物六情五性風以動之由斯以談故書雅記多陳六義次第勿章以風首列可以意逆或者戶曉未有敷陳憑臆而言以俟達者且夫風者終始化本世與世續旋轉簸蕩天人盛衰古古相禪乾坤未息風且不窮人心永靈風爲職志金水木火天門開闔皆以其物周官所掌大敘所陳齊魯毛韓一以貫之豁滯楸疑又何嫌乎

書皋陶謨後

僞孔傳本益稷篇在治忽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忽之訓怠於古無徵治忽連文句乖師法史記集解引鄭注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是在治句絕下云習以出內五言也此古文家說與說文解字曰部囧籀文囧注一曰佩也象形然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駰云滑字尙書作習不言來始字異同司馬貞索隱乃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小司馬時正義已頒以僞傳爲真古文所謂古文者僞孔本非鄭注本也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見壁中真本而史記傳寫來爲形誤滑爲聲誤蓋一求之漢書再求之尙書大傳而知之矣漢書

律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伏生所傳
孟堅同之足攷今文家法至史記所引七乃作泰轉寫成
來非史公本然也自七始之文見於漢初七始華始唐山
夫人歌之孟康注之則在安國史遷之前者矣由是觀之
今文作七始古文作泰始初無異文鄭氏注大傳曰七始
黃鍾太簇太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其注虞書未必不
合後人自爲小司馬誤耳至於史記之滑與鄭注之習同
一古文而殊別者裴駟所謂音近致誤習之與詠乃爲今
古文之異索隱又云今文作采政忽近儒或以爲蔡邕石
經本或以爲夏侯三家本竊謂貞之言古文不可信言今

文庸渠可信乎

周公居東說

書金縢紀周公居東儒者紛紜異說案說文辟部辟注曰治也周書曰我之不彛此壁中古文本之孔氏者也馬鄭所傳渚作辟遂讀爲避言避居東都而王肅乃曰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是以居東卽東征證之詩序言東征三年而歸與居東二年不合史記周公世家云東土作三年當以本紀爲正蓋征東三年事非居東二年事公方攝政聞流言史臣紀管

叔及其羣弟乃事後之文當居東時未有主名冢宰大臣巡方以廉之亦以鎮撫遠近久之蹤跡顯著反形益成周公乃賦鴟鴞之詩垂涕而道書言於後公乃作詩以貽王

居東既久已得主名也三監遂畔始有東征之師當在二年之後不得遂以東征當之馬鄭之言澁殆似本周公世家而失其義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蓋謂不避攝政亦非出避之謂壁中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故以辟當壁與退辟之辟同文子長問故馬鄭傳經至生異議倘文從遺簡事訪古初則壁者治也居東二年所以治之也罪人斯得得主名也二公分陝召伯巡行則周公居東亦猶召公聽訟而已與夫冢宰攝政皆其分所當爲無滋曲說可也若夫揃蚤沈河走而奔楚傳聞異辭當衷諸聖魯襄適楚夢公祖道左氏爲六國時人炫奇奮筆未足爲左契也

明詩

夫六藝既散百家代興晚周以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爲文章之盛世有別集螭龍之菹名法儒墨若遠若近若出若入甚矣其衰也劉班敘詩賦亦復稱家分別部居言各有當惜乎今日亡佚殆盡無能詳說作者之旨後來文士如阮籍爲道家陶潛爲儒家謝靈運爲名家江淹爲從橫家之屬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江總楊素遺意猶存及唐而微轍無友紀續畫組繡文具而已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教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而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千一而絀然而一代政教一時

風尚則可以觀焉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
皆噍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鯁鄙而可覘靈長
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
變日亟則羣樂放廢家家自以爲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
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爲屈賈之數者幾相感召如環
無端無病而呻與樂憂者非人情耳有道術者依仁據義
履中蹈和則上合六義懷才抱樸言志永言則旁通九流
卓矣茂哉同志友人吳子珍莊中白皆識斯義子珍中道
夭折中白學道不欲以文字見獻離索十年獨學憂傷不
副此志近得潘鴻儀甫可以語此而所學未就又得義甯
朱崇山子逸才氣斂亦其人也顧有爲二子告者天地之

幾神而睽兆有所寄今海內多事前五十年之文章已可
測識蓋賢者如汪容父龔定闇周保緒諸君子智足以知
微也亂端漸已承平且復學人潛心大道折衷禮義爲專
門之箸述於憂生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使季札之
聰將卜天下復見太平豈與文士競一日之短長哉二子
皆在閩中獻將歸里警效且遠作明詩一篇臨別贈言以
端其趨

衢言

聞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時人事如循環浙江肅清歲
且四稔蠹吏宣力庶司百執事承流於下譬如孱夫大病
之後呻吟以望國醫於是乎先以糜繼以粱肉扶杖而起